

## 钢铁生长在油城的草原

太阳沿着阶梯向上,缓缓爬升  
在每一天的早上,大地  
都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

那些矗立于天地之间的  
钢铁的植物,向着土地的核心  
深深地扎下他们坚强的根系

生长的态势,在原野上蔓延  
一从从茁壮的组合,茂密  
而且新鲜。焕发着一种向上的精神

钢铁与钢铁、钢铁与岩石摩擦的声音  
吱嘎作响,是城市发展的旋律  
在生命力旺盛的草原上奏响

很多人,穿着艳红色的工装  
竖立一排排向上的阶梯  
是油城持续前进的道路

阳光倾泻而下。土地的汁液  
源源不断滋润着钢铁的生长  
石油的光芒在钢铁的顶端闪亮

一行行诗歌,成为岁月的  
足印,庄严地写进历史  
一座油田,一座城市,在北方的  
土地上,伸展着钢铁的腰肢

## 秋天的大庆

镰刀,唱响了丰收的景象  
秋天在北方的天空漫延  
在季节酝酿的艰辛之后  
一个灿烂的名字  
擦亮 太阳的光芒

万马欢腾,芦苇噼啪歌唱  
土地兴奋地扭动身体  
一滴滴 挤出渗血的乳汁  
把快速成长的国家供养

翻开一页一页发黄的岁月  
庄稼的成长过程 伴随着  
钢铁,劳累,荒芜,寂寞  
肉体与时光的较量,筑起  
写满丰硕成果的雕墙

创业者,用热烈的汗水和血

染红一面鲜亮的旗帜  
他们挥挥手,向远处走去  
身后留下 一句句  
开满鲜花的诗行

一个民族的希望冉冉升起  
收获,温暖,憧憬,歌唱  
用生命凝结的果实  
从此,让祖国和人民  
不再惧怕冬天,不再  
惧怕黑暗和苍凉

一个季节收割之后,注定  
另一个春天向我们走来  
一个又一个季节的持续  
让信念,热爱,执著,永久  
在前进的方向上延续辉煌

## 与铁人同行

你铿锵的脚步  
是我前进的节奏。每天  
我都和你一起同行  
从朝阳升起,到繁星满天  
是我们共同走过的旅程  
这是太阳流动的过程  
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向往

像你一样,我把  
鬓发中的黑色贡献给石油  
让自己染上满头白霜  
在北方的土地上  
一串串,钢铁的脚印  
演奏流动的乐章

你前进的身影  
是我效仿的典范。那天  
在你打下的第一口油井旁  
在杨树林茂密的深处  
我也打下了一口油井  
那是我,紧紧相随的脚步

## 与铁人同行(组诗)

□犁痕

你站在民族精神的顶端  
是我仰望的高度  
倾听你,充满哲理的声音  
使我的思想更加饱满  
沿着终生攀援的阶梯  
我不能忘记  
你用生命写下的箴言  
是我毕生,前进的方向

## 采油树静静地开放

穿越一个冬天的草原并不荒凉  
遍地的采油树静静地开放  
燕子在遥远的地方整理着装备  
休养一冬的他们准备飞回北方

石油的声音深埋在土地的下面  
他们兴奋的心情在管道中流淌  
一颗颗野草的种子悄然萌动  
那里是石油流过的温暖的地方  
一列长长的车队装满仪器和设备  
在油田的井排路上驶向远方  
那些技术骨干带上方案和梦想  
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寻找另一片春光

阳光洒满采油树盛开的草原  
喜鹊的歌声在蔚蓝的天空飘荡  
一朵朵红色的鲜花在采油树间绽放  
那是穿着工装忙碌的采油姑娘

## 奔跑,从春天开始

——写在油气重上五千万的起点  
春风吹来,我感到温暖  
正在渐渐地溶化身体的每一寸僵硬  
正在渗透并且刷新思想中的每一丝陈旧  
我已经感觉到: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我要沿着春风的方向奔跑——

奔跑,从春天开始,从阳光普照开始  
奔跑,从春风荡漾开始,从冰雪消融开始  
奔跑,从一点一滴绿色的孕育开始  
奔跑,从春雨润物开始,从春天吹响的号角开始  
春风吹来,从轻拂枝头,到春风浩荡  
原野焕发着生机,庄稼就要开始播种  
我感到肌肉勃动着力量,头脑清醒了方向  
我看见一群红色的工装,我看见一片石油红  
在春风里,正在朝着光明的前方奔跑

奔跑,从开发建设五十三年的厚重积淀开始  
奔跑,从红旗招展的辉煌深处开始  
奔跑,从三代铁人的领跑开始,从二十六万员  
工的欢呼开始  
奔跑,从油气重上五千万的起点开始

沿着春风的方向,奔跑从春天开始  
奔跑带着强大的气流,形成向上的螺旋  
旋转,上升;旋转,上升;在春风里  
上升到红旗永续飘扬的高度,我看到  
在春天的夜晚,众多的星辰在凝神地瞩望

## 在榆树林油田想到树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树  
充满热情地生长。全神贯注  
扎根于黑钙土质  
他们沿着斜坡遍布  
一千六百米,两千米,两千三百米  
一直向下,向地层深处  
努力地延伸着钢铁的根系

汇集每一个断块的滋润  
在松嫩平原的腹地  
油质的营养攀援钢铁的根须  
向上涌动。手捧阳光  
照亮黑夜里并不寂静的原野

两千二百棵树,欢快地  
舞动红色的枝叶,释放红色的心情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树  
并不放弃贫瘠,他们  
用尽全身力量使偏僻变得生动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  
有一种叫做榆的树  
壮观地,生长出一片天地

## 海拉尔的阳光

草原 我久盼的草原  
在午后的阳光中  
蒸腾一片生机  
牛羊 优雅地漫步  
如同诗人 一棵一棵  
检点那些绿色的文字

我分明感到 一柱热气  
从心底升起 源源不断  
沿着雄鹰的翅膀  
攀上石油工人高高的钻塔  
阳光洒遍海拉尔的每一寸土地  
草原上闪烁着 绿色的  
光芒

道路从新巴尔虎左旗  
向左延伸  
石油从新巴尔虎右旗  
向右流淌  
铁马嘶鸣 日夜奋蹄不止  
在三维的坐标上 虽然  
原地不动 箭头却一吨一吨地 攀爬  
石油的高度

野韭花欢呼着 一簇簇  
捧起石油的旗帜  
阳光 轻挥温暖的手指  
擦拭石油人额头的  
汗滴 一颗颗晶莹剔透  
滋養着海拉尔的草原

牧草 静静站立  
输油站 静静站立  
享受着阳光的爱抚  
海拉尔 海拉尔  
在阳光的缝隙里 我听到  
一首悠古的长调  
向着远方 飘散

头颅通通朝着一个方向,期待在阳光不断地照耀下变得结实起来。其实,他们采的好多蘑菇并不能食用,等到请镇上的村民一一鉴定之后,操场上的蘑菇阵地便迅速缩了水。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持在归家的那天把那些零星所剩的蘑菇装入行囊,用心表达着一份对亲人的牵挂和惦念。

如同所有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员工一样,他们感受到苦,却能直面这种苦,然后换一个视角去细细体味这份苦中的另一份甜,让情绪总是能最快调节到平衡,然后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饭后,随行的加格达奇的李书记安排我们住在兴安镇的宾馆,可是我们却一致要求回输油站住,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是相同的——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切身的体验。

坐上车顺原路返回,我们住进了站内的一排板房内。每间房里有两张床,白净整洁的被褥,浅色的木质地板,书桌、衣柜、电脑、电视、电暖器、饮水机、空调配备齐全,看得出来,如同中午时我们用过餐的宽敞舒适的食堂,以及员工口中表述的健身器材的配备等等,分公司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员工们的工作生活条件。

安顿好一切,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因为要去对面消防队的水房洗漱,我走出板房。对面的消防队与一排板房恰好围成了一个院落,一幢平日用来训练的模拟楼房立于一侧,在这深夜里,隐隐成为一张立体的剪影。

黑,大概是这个世界最能涵盖所有色彩的一种颜色。它如此深沉凝重,一如这山上的夜,笼罩着一种特别的宁静和高远,因为山林过于广博,黑便成了主角,让光也退了半步,尤显出空间的繁多和光芒的可贵。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肉眼所见,也并非就是真相,一如这山上夜的黑,谁又能感知,它其实正在悄悄孕育着晨的第一缕霞光,在它暗暗移走的每一步下,都暗藏着未来的山花烂漫。

纪念铁人九十周年诞辰  
征文启事

铁人王进喜是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人格化、具体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2013年是铁人王进喜90周年诞辰,为弘扬铁人精神、讴歌石油石化系统及各行各业拼搏奉献、无私报国的高尚情怀,展现企业发展变化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文艺报》与《铁人》杂志联合举办“纪念铁人90周年诞辰征文”活动。

征文体裁:散文(5000字以内)、诗歌(200行以内)、报告文学(10000字以内)。

投稿邮箱:dqtr2011@163.com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13年9月29日



在甘肃天水的日子像山涧中的水流一样清澈地流过我的心田,那些记忆因水的滋润而复苏,纷纷归来。

我们“走进基层,走近最可爱的人”深入一线创作采风活动一行曾经往返6000多公里,来到远驻那里的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贵兰成原油管道工程EPC项目部,我们利用一切时间尽可能多地走近那些最可爱的人。

在陇西减压热站油建十一中队,撩开他们住处的门帘,多数床铺下都露出一段电线,一枚枚开关上的指示灯闪亮,9月的室外温度还在24℃左右,可室内的电褥子却一直为驱赶潮气而不停地工作着。潮湿让很多工人即使在最热的季节也不敢脱掉线裤,晚上睡觉,潮虫多得直往脸上爬,雨常常一下就是四五天,给养车进不了山,严重缺乏饮用水,喝的井水颜色像米汤一样。

方方面面的困难考验着年轻的员工们。1981年出生的周晓亮因为工期太紧,婚期已经一拖再拖。“其实没觉得什么,这里年轻人很多,情况都差不多。”提起这些,他淡定地像在讲别人的故事;1988年出生的张明远离家好几个月了,想家了就躲起来痛快地哭一场,可随后却说“既然选择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1984年出生的王胜魁和1992年出生的张振兴为了保证焊件的质量,钻进仅有60公分直径的管道内,蹭得满脸满身都是铁锈。60公分到底是多大的空间?想想家里铺的瓷砖也便有了概念。并没有人要求他们,可为了工程质量,他们坚持要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作业,我想他们施展的已经绝不仅是焊艺,还有一名普通管道工人的职业操守和责任……

中午和EPC项目部的陪同人员一起吃饭。席间,工程技术部主任亢延富迟迟没有进门,他已经连续4天不间断往返于工地现场与总部之间,9个小时几乎没怎么合眼,此刻他眼里布满血丝,一脸疲惫地躲在走廊里打起了电话。都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真的将这些事件通通降临到一个人的头上,竟是这样地折磨人心。过后我们才得知,这个电话是打给远在家乡山村身患重疾的老人的。作为惟一的儿子,小亢无法忠孝两全,惟有每天和父亲约定用手机维系着一份愧疚的养育亲情。不难想象,电波两边,每到临近下午六点的这个时刻,年迈的父亲与儿子之间述说的是怎样的一种牵挂和惦念?因为爱人同在高原工作多年,深受这一地理环境的影响,女儿一出生就患了先天性心脏病,一面是紧张的工期、难停的施工,一面是孩子的健康状况未卜,妻子的伤感情绪难平,3000多公里的牵挂和思念,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揪心和难过?

亢延富红了眼圈,可看着在座的几位默默抹泪的女士,他乐观地说:“我从没觉得自己苦,身处异地,我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我的身后是大庆,我们做的就是要让大庆这面旗帜永远屹立不倒,我们想要告诉家乡人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一直在前进!”

在即将返程的前一个晚上,我和随行的大庆油田有线台记者还想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再多采访几个机关的工作人员,再多拍一些工作场景。来到EPC项目部所在宾馆的12楼,长长的走廊很静,壁灯昏黄,我们在办公室里遇到了综合控制部主任周海涛,几天来,他一直全程陪同我们。“晚上抓紧赶几个材料。”他笑呵呵地起身说。

对1982年出生的小周来说,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他大学毕业签约时要求单位必须同时接收

## 天水之“水”(外一篇)

□穆冬

离开天水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可天水之“水”仍然那样潺潺地在我心中流淌着,让我的内心生发着激情和活力。

## 漠河之夜

这是漠河输油站的夜。漠河输油站,是俄罗斯对中国输送原油的首站,它坐落于兴安镇。

月光皎洁,大半天的采访过后,一行车队在月光之下从输油站出发驶往兴安镇。

兴安镇,是祖国北部边陲的小镇。中俄输油管道工程,繁荣了当地经济。

十几分钟的路程过后,车停在一排略显低矮的平房前面。迎着窗内昏黄的灯光,来不及细看周遭,一行人便被迎进门内。灯暗屋黑,迷蒙的烟气缭绕于狭窄的空间,是一种柴火与油炸锅相混合的气味,一屋子人的热情和笑脸温润着有些冷清的村野小店,这竟是漠河输油站员工嘴里所说的素有“大庆百合”之称的兴安镇中心最高档的大酒店。

为了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休憩中吃好,菜是站上的员工起大早赶早市买来的山中野味,这些朴实可爱的管道人把对家乡人的亲近全部融入到每一道菜肴里,那是一个个我极尽所能也未必完全叫得上名字或者品尝过的味道。酒是国检局的局长亲自从俄罗斯背回来的养生酒,尽管不胜酒力,可我却无法拒绝,我知道,我最终醉的不是这酒,而是这份情义。

我偷暇再次环顾这间小“百合”,可以想见它与漠河输油站的温情是浓厚的,在如此人烟稀少的山上,这是一处最能排遣心绪之所,员工过生日、接待来宾、偶与同事假日小酌……是它陪伴着这群坚守边陲的管道人度过那些或喜庆愉悦、或寂寥思乡的夜晚。

席间,漠河输油站消防队的队长问我们:“你们没去我们这里的‘家乐福’和‘沃尔玛’看看吗?”他有几分逗趣的话语引来一阵笑声。在采访中,我们早已知道,这又是两处与大庆“百合”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的处所。在加格达奇分公司看纪录片时,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两处名为超市,实际不过是小卖店的地方。

那是中央电视台春节下基层的采访,镜头前,女翻译于智博在凌乱拥挤的柜台前,手握一只丁家宜牌子的洗面奶许着新年的愿望——她希望这里能开几家好一点儿的化妆品店和时装店……

所谓苦,有时无关物质匮乏,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每天工作的忙碌过后,如何排遣剩余的时间,便成了员工们最大的心事。每天如一地面对这单调的工作空间,曾经生活在灯火辉煌城市的那些记忆,偶尔就会像潮水一样袭上心头,泛着酸中带痛的滋味。

漠河输油站外的山林小路,成了员工们闲暇